

文化中国行
多彩贵州文化新风采

27° 黔山 专访

宣传思想文化领域人才专访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龙先绪：

在故纸堆里传统一方文脉

本报记者 舒畅



龙先绪读书研学。受访者供图

抄书，这件很多人看来是下笨功夫的事，龙先绪干了13年。

从在仁怀四中任教开始，他借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人的线装古籍——那些书全是古代线装本，未断句标点。他边读边抄，边抄边断句。教书13年，抄写的古文上百万字，装订成册。有人问他抄这些干什么，他想起鲁迅的回答——“不干什么”。可正是这番笨功夫，让他真正读通了那些艰深的典籍，也为他日后的地方文化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龙先绪是遵义仁怀人，1962年出生在赤水河畔一个叫柑子坪的小村子，4岁丧父，家境贫寒。9岁才读小学，每天往返15里山路，夏天要蹚过涨水的小河。为了凑学费，他上山挖药材、砍棕竹背到集市去卖。1980年考入遵义师专，成为当地第一个大学生。那段艰苦岁月，锻造了他一生的韧性。

1985年，他开始从文学创作转向地方文化研究，而倾注心力最多的，则是黔北沙滩文化。清代乾嘉以降，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沙滩文人群体，著述宏富，学贯经史，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龙先绪说：“读到这些作品后，我感到贵州本土文化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在他看来，历史上的遵义文化人有着共同的气质：热爱桑梓、献身教育、刻苦奋进、经世致用。“先贤留下的著述充分显示了他们各自的人格力量，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治学之苦乐，他体会深切：“搦管支颐，裁签著文，往往沉思终日，废寝忘餐，时若死灰弗暖，稿木无春；时复灵机骤启，天光迸露，恍然繁红灿灿，烟景迷人，心神怡悦，莫可言喻。”他说，匝月之中，屡罹困而屡求亨，或沮丧而或狂喜，如是者，不可胜数。

40余年潜心研究，龙先绪著述等身。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仁怀市政协文化文史委主任。两次荣获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他点校整理《黎庶昌全集》，获贵州省社科著作类一等奖。花20余年心血编纂的《播雅续编》，沿袭郑珍《播雅》体例，选录晚清至民国遵义籍228位诗人6896余首诗，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他的研究引起海内外关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施吉瑞教授携家人不远万里前来拜访，在其著作中称“龙先绪的研究成绩很显著”；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副会长马卫中也称赞其笃耕不怠、砺剑经年的治学精神。

除了学术，他创作旧体诗400余首、新诗200余首，散文集《怀南文钞》《龙先绪散文选》相继出版。关于研究与创作，他说自己先搞文学创作，“但总觉得文字功力不够”，转而读书研学，“积累有年，胸襟才识，与流俗迥殊”。如今他仍坚持：“研究学术与文学创作，学者作家化，作家学者化，我当终身追求！”

龙先绪40余年的书斋生涯，写下千万字，所做的不仅是学术研究，更是一场跨时空的文化接力——以情怀和实践守住文脉，续接精神灯火。

贵州省动漫产业协会会长徐晨寅：

打造动画的“爆款产地”

本报记者 周梓颜 廖文祥

走进谦行映画工作室，迎面就能看见墙上挂着的《指环王：洛汗之战》动画手稿。

在很多人眼里，这只是一幅装饰画，但对贵阳谦行映画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创始人，贵州省动漫产业协会会长徐晨寅而言，它是一枚稳稳钉在时光里的坐标——一端连着贵州动画叩开国际顶级制作大门的珍贵瞬间，另一端，系着他扎根贵阳、深耕动画行业的10余年岁月。

2014年，徐晨寅跟着妻子来到贵州，初衷简单纯粹，只为奔赴爱情。彼时的贵州动漫产业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成熟的行业体系，没有规范的行业标准。

落地之初，徐晨寅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提笔作画，而是日复一日的行业科普。很长一段时间，他频繁对接政府相关部门，反复解释行业问题。

这些细碎的问题，他一遍又一遍耐心讲解。他心里清楚，行业起步阶段没有捷径可走，多一次普及，行业就多一分规范。

这份较真与坚守，慢慢换来了实打实的突破。凭借扎实的制作功底，谦行映画陆续拿下《名侦探柯南》《海贼王》《进击的巨人》等国际知名动画项目的制作订单。

而真正让业界看见贵州动画实力的，是2024年底上映的华纳重磅动画电影《指环王：洛汗之战》。在这个顶级项目中，谦行映画扛起了近一半的制作量，让贵州动画站上国际舞台。

回忆那段日子，徐晨寅印象最深的是导演近乎严苛的要求。影片中有千军万马奔腾的壮阔场面，四五千匹战马奔赴阵前，导演明确要求前景4层马匹必须纯手绘精细刻画，就连远景的马匹也绝不能敷衍。10余种不同品类的战马，每一匹的奔跑速度、姿态神态都各不相同，全部需要逐帧手绘打磨。

“那段时间天天画到手腕发酸，但收获的成长比过去好几年积累的都多。”徐晨寅说，这段高强度的历练，充分沉淀了团队的匠心与功底。

深耕行业10余年，徐晨寅对产业发展有着清醒的认知。作为省政协委员，他曾撰写一份近7000字的产业发展建议：做动画产业，资金要砸在作品上，而非堆砌在园区建筑上。

他始终相信，爆款作品才是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一部《哪吒》带火了整个四川动画产业生态圈，如果只有新建园区和硬件，永远无法催生创意与内容。“产业圈跟着爆款走，不是跟着房子走。深耕10余年，我笃定这个道理。”

针对本土动画人才稀缺的问题，他摸索出了一套本土化培养思路。依托行业协会每季度开设免费动画讲座，特邀海外知名导演走进贵州高校授课，同时与省内6所高校建立长期合作，10年间累计带出近400名本土动画人才。他想让更多本地年轻人知道，不必远赴沿海打拼，留在贵州也能接触到前沿的国际动画制作经验。

谈及未来，他的愿望朴素又具体：“希望未来东亚、东南亚、北美的动画片尾字幕里，能有10%到15%的标注，写着贵州制造。现在就是要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做出更多真正拿得出手、对得起家乡的贵州原创动画，打造动画的‘爆款产地’。”

音乐人阿鲁阿卓：

家乡是灵感的源泉

本报记者 陈江南



歌手阿鲁阿卓。受访者供图

6月，实力歌手阿鲁阿卓发布全新单曲《唱歌的草原》，将民族唱腔与现代流行编曲巧妙融合，用马头琴声和现代旋律编织出一幅风吹草浪的画卷。歌曲上线后迅速登上QQ音乐单曲人气日榜前3名，实时峰值31万人同步在线收听，点燃听众热情。

阿鲁阿卓这位从毕节走出的彝族音乐人，多年来以其独特的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融合表达，在一次次自我颠覆的蜕变中，稳稳搭建了属于自己的音乐世界。

追溯阿鲁阿卓的音乐之路，有一条成长脉络始终清晰：家乡的山水与民族文化，早已融入她的血脉，成为其创作与表达的底色。父辈从事民族工作的经历，让她自幼接触到贵州民间原生态的音乐元素和多民族和谐共处的融洽氛围。这种早期的文艺熏陶，不仅塑造了她对音乐的直觉，也让她在日后的求学与求艺之路上始终带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

舞台上的阿鲁阿卓，将少数民族歌手的张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她看来，流行音乐的核心在于大众的喜爱与广泛传唱，民族元素非但不是束缚，反而赋予了音乐更强的穿透力与独特性。

著名作曲家张千一曾这样评价：“阿鲁阿卓演唱风格成熟的标志，在于她找到了介于民族唱法与流行唱法之间的通道，将流淌在血液里的少数民族‘自由、自在、自然’的特色，与时尚元素融为一体。这既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也是她经过多年专业学习与实践后生成的领

悟。”

这些年，跳出了徘徊于民族唱法还是流行唱法层面上的非此即彼认知，阿鲁阿卓先后推出了6张个人专辑，录制《雅鲁藏布》《美丽中国》《传说》《相濡以沫》等原创歌曲100余首，为《非凡传》《小娘多鹤》等影视作品演唱了20余首主题歌曲。

在阿鲁阿卓心里，家乡贵州不仅是情感的起点，更是灵感的摇篮。今年，她再次用歌声献上一份送给家乡的深情礼物——《乌蒙欢歌》。歌词唱道：“杜鹃花漫山开成花海，无边韭菜坪化成云彩……”家乡的美景被她的歌声一并收纳，化作穿越心房的旋律。

每年，阿鲁阿卓都会回到故乡威宁探望家人。与年逾九旬的爷爷促膝长谈，老人关于“珍惜当下、莫失本心”的朴素叮咛，是她为人处世的准则。

事实上，早在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就读期间，阿鲁阿卓便资助了威宁的3名贫困学生；参加工作后，她会为家乡的贫困学生定期送去校服等学习和生活用品。如今，她的短视频账号下依然有她资助学生的留言。

“我是生活在新时代的少数民族歌手，生活很幸福，所以我用心、用歌声去表达自己对这个时代的感恩之情。”这是阿鲁阿卓一以贯之的心声，并用歌曲《美丽中国》《好儿好女好家园》《云贵高原》等持续歌唱家乡、歌颂祖国。未来，她将继续以音乐讲述故乡变化、歌唱贵州风采，传递民族团结故事。

南开大学教授石培华：

以食为媒打开东盟一扇窗

本报记者 曹雯



石培华。受访者供图

“通过陆上的‘一带一路’，我们会看到一碗面；通过海上的‘一带一路’，我们会看到一碗粉。”近日，南开大学现代旅游业发展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石培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用米粉、面条、筷子、高桥，这些最寻常不过的符号，为贵州与东盟的合作打开了一扇窗。

丝绸之路也是美食之路

在石培华看来，陆上丝绸之路有着一碗面的线索；山西刀削面、西安的油泼面、兰州牛肉面，一路向西到中亚的拉条子，再远至意大利面。而海上丝绸之路，则有着一碗粉的影子；广西桂林米粉、云南过桥米线、越南河粉、马来西亚亚参叻沙，香气顺着季风飘向南洋。

在这张味觉网络上，贵州是一个独特的交汇点。石培华说，贵州是粉和面都有丰富聚集的一个省，肠旺面、花溪牛肉粉、水城羊肉粉、遵义羊肉粉……“粉面交织”的饮食版图，就像一部微缩的文化交流史。

更耐人寻味的是，贵州美食的灵魂，洋芋（马铃薯）、辣椒、酸汤，本就是历史上跨区域物种交流的产物。洋芋在这里有上百种吃法，辣椒催生了走向全球的“老干妈”，酸汤则从灶台边的一道家常味道，变成了可以端上产业台面的名片。

这种味觉上的亲近感，恰好连着更深的文化基因。石培华以自己为例：“我是布依族，中国布依族、傣族和泰国人，语言上还听得懂。”他认为口味上共同的酸酸甜甜辣辣以及充满鲜香味道的记忆，让东盟客人来到贵州就像走进了一个“熟悉的异乡”。

万桥之上从看风景到看门道

如果说美食是味蕾的共鸣，那么桥则是贵州递给世界的一张发展名片。

石培华表示，贵州的高桥是一张醒目的名片。世界前100座高桥有近一半在贵州，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桥梁博物馆”。但他注意到，桥的意义远不止于震撼的景观，更在于“桥连世界，瞧见贵州、瞧见中国、瞧见东盟、瞧见世界。”

石培华曾带留学生到贵州进行社会实践，学生们对贵州的万桥飞跃，高铁纵横，发展日新月异，以及人们脸上展现的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深感震撼。在石培华看来，这种震撼源于一种深刻的共鸣：贵州能把喀斯特山地变为通途，能从曾经的贫困中闯出一条康庄大道，给同样面临发展挑战的国家也有很多启示和借鉴。

基于这一判断，石培华提出，贵州之于东盟，不应只是一个“看风景”的目的地，更应成为一个“看路径”的发展参照系。贵州把洋芋吃出上百种花样，把酸汤做成产业链，这些因地制宜、变资源为优势的思路，本身就是一套可分享的经验。

一双筷子的智慧和共鸣

石培华将全球饮食文化划成三个圈：西方的刀叉文化圈、南亚的手抓文化圈，以及中国与东盟共有的筷子文化圈。在他看来，“手抓很难吃火锅，刀叉也吃不了火锅。而一双小小的筷子，可以吃遍天下。”

筷子的智慧远不止方便。两根筷子必须协调配合才能夹起食物，这象征着合作中的相互依存与平衡；筷子结构极简，却能应对千百种食材，是一种“以简驭繁”的通达；而竹子或木头制成的筷子可以重复使用、自然降解，传递着一种绿色理念。

“当今的 global 合作需要低碳、绿色、简单，需要平衡、需要和谐，需要双赢。”石培华说，筷子文化圈是中国与东南亚、东亚共同的智慧，这背后道出一个更深的想法：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不必照搬谁的模式，完全可以从自己的文化根底里，生长出一套独特的合作之道。

共建“一带一路”共享合作成果

基于这些思考，石培华提出了三条具体的合作构想。打造“舌尖上的‘一带一路’”美食汇。在贵阳、安顺、遵义、都匀等地，汇聚65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东盟10国的风味美食。“给你一天，让你享受65个国家的风味。”

发展“以桥为脉”的研学交流。面向东盟国家推出常态化的研学项目，组织官员、学者和青年实地看贵州的桥梁工程、乡村振兴和大数据产业，把贵州变成一个国际研学高地。

用好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平台，将贵州打造为中国与东盟人才教育培养的新枢纽。数据已有支撑——贵州已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90余所高校及教育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累计接收东盟各国留学生2万余人。

“建议以食为媒，以桥为脉，以科技为翅膀，以筷子文化的智慧，共筑舌尖上的‘一带一路’：让更多国家的老百姓，都能享受得到最快乐、最有味道的‘一带一路’合作成果。”

本版责编：黄蔚 陈曦 姚曼 邱奕 王子琪 版式设计：侯刚